



杜敬 编

冀中的 地洞和堡垒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

杜 敬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杜敬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3

ISBN 7-5004-1984-8

I. 冀… II. 杜… I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②抗日战争-史料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63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冀中地洞的发祥地	
——蠡县开展地道斗争的回忆	王 夫 (5)
离开群众是不行的	尹 哲 (18)
地气	曹 良 (20)
任丘县四区地洞地道的发展过程	陈俊杰 (29)
辛岸村的地洞 (附图)	韩晓明 韩玉善 (34)
回忆挖地洞 (附图)	王俊侠 (40)
从“蛤蟆蹲”到联村地道	张根生 (44)
巧用“蛤蟆蹲”打敌人	丁廷馨 (47)
地下长城	石 坚 (49)
他们的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梁丰珠 (53)
县委书记的堡垒户	刘莲如 (57)
“八路店”的张大娘	张文涛 (65)
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	何子立 (67)
人民的精英 爱国主义的楷模	孙五川 (85)
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石 坚 (107)
含泪的回忆	张 洁 (110)
难以想象的惊险	萧 峰 (117)
鬼子不敢下地洞	田志周 (123)
洞中情·洞外情	劳成之 (132)

官大奶奶	梁景才 (135)
她护理了二百多名伤员	郭昭辉 (141)
张俊德视死如归	陈俊杰 (146)
舍命保护干部的英雄群像	张 干 (148)
这是彻底革命精神	朱 康 (153)
两次化险为夷	张玉璞 (155)
献出生命的夫妻和乡亲们	李耀洲 (161)
坚贞不屈的孙全喜	马 克 (172)
机智勇敢的两位张大娘	李春溪 (174)
镇静机智的赵大伯	肖 特 (178)
小英雄温三郁 女强人尹三胜	刘铁城 (182)
十五岁的赵辛阁	周玉贤 (184)
大兴县的三个堡垒户	韩 薪 (186)
我家也是堡垒户	庾 刚 (190)
刺刀放在脖子上的时候	梁景才 (193)
电波从地道里发出	屈培壅 (196)
两章壮丽的诗篇	赵俊义 (208)
不怕酷刑 不怕活埋	邱作之 (214)
一个堡垒村	

——抗战胜利 50 周年回乡访谈纪实

(附照片二幅)	张 朋 (219)
挖洞钻洞的几个片断	韩 涛 (226)
以少胜多	徐振戌 (231)
我的一些回忆	王 里 (233)
地下抗日根据地	王锦川 (238)
我们有了安全感	陈 哲 (242)
洞中自有桃花园	吕志峰 (248)
从教训中懂得了必须挖地洞	李志海 (251)

敌占区的堡垒户 迷魂阵似的地道网	徐 英 (253)
血的教训与地道斗争	于觉民 (261)
清苑冉庄的地道和地道战	陈树仁 乔 军 (267)
地道斗争在深县	葛 志 (274)
地道里杀鬼子	王景山 (282)
堡垒战片断	齐玉森 (285)
依靠地道反抢粮	寇玉芬 (288)
残酷环境中的经历片断	刘铭西 (289)
敌人眼皮底下的堡垒村	杨 韧 (293)
众乡亲冒死护我一家	陈 桐 (296)
悼念献出生命的同志们	陈 锡 (299)
敌人炮楼下的堡垒户	王进明 (303)
两次遇险	程志华 (305)
《战旗》报与堡垒户共患难	宋 康 (308)
《团结报》与堡垒户	孙研之 (318)
深深的怀念	
——记艰苦年代的一个堡垒户	耿 耀 (323)
女英雄们	田振亚 李剑青 (327)
没有地洞就没有今天	信学平 (329)
生死风险寻常事 不是亲人胜亲人	萧 筠 (332)
衣服送到监狱里	田振亚 (335)
刘二嫂她们	张文远 (337)
怀念大娘大嫂们	张 鹏 (342)
忆三次战斗	郭少军 (346)
耿老大娘找猪	张克勤 (352)
依托地洞 鼓舞群众	刘 侠 (354)
沉着巧妙对敌人	韩 薪 (357)
抗日模范温秀芝	栾城县妇联会 (359)

堡垒户掩护我们脱险	李 盾 (364)
洞中六天六夜	萧 寒 (366)
我终生忘不了她们	侯 一 (369)
刘九胜一家	李剑青 (374)
坚强的堡垒 革命的家庭	刘俊妥 许青莉 (381)
两次钻洞	张稚枫 (388)
精心掩护干部的贾大娘	李淑杰 (395)
几乎触到敌人的手	黄 毅 (397)
战时写真五首	高燃天 (398)
诗三首 (附照片二幅)	孙研之 (400)
诗二首	李 明 (403)
小辛庄是堡垒庄	韩 涛 (405)
四字谣	宋 康 (408)
忆冉庄地道战	刘 纪 (409)
后记	(410)

附图

冀中七分区敌点碉沟路分布图

之光、清苑二县敌人据点分布图

前 言

“文化大革命”当中，外地来了两个青年，是进行“外调”的。他们问我，在抗日战争中，冀中环境最残酷的时候，某人被敌人逮捕了，成了叛徒，当了特务，你知道不知道？我说那人根本没有被捕过，当然更谈不到成为叛徒、特务了。后来他们又“审问”我，当时你们活动的那一带，几乎村村有敌人的据点，如果你和敌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敌人没把你抓走？

当时觉得他们问得莫名其妙。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对于不了解当时当地情况的人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直到最近，还有在别的地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问我们当时是怎样坚持过来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想把那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生动具体地记录下来，编成这一本《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

挖地洞，建立“堡垒户”，又发展到挖地道，进行地道战，这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是战胜敌人的一项法宝。现在如果不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将会成为无可挽回的损失。

书中的文章，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生动感人的具体事例。为了使不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有个总的概念，这里先把冀中的形势简单介绍几句。

抗战时期的冀中区，即河北省的中部，处在敌人控制的四条铁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石德路）包围之中。所有县城、市镇和交通要冲，都先后被敌人侵占。即使如此，冀中军民的抗日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把冀中区建设成了一块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下决心要把冀中抗日根据地摧毁，调集了日军5万余人，加上大量伪军，从1942年5月1日到7月1日，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极端残酷的大“扫荡”，后来被称为“五一大扫荡”。然后，敌人又在冀中遍布据点、炮楼。在据点之间都修上公路。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边，以及据点周围都挖了很深很宽的封锁沟。据统计，冀中区共有8000多个自然村，敌人建立的据点和碉堡（也叫炮楼、岗楼）达1753座，修公路1516华里，挖封锁沟8373华里。沟路如网，碉堡如林，把冀中平原分割成2670个小块，中间的空隙平均5华里左右，还有公路穿过。七分区，平均每两个半村有一个敌人的炮楼。我住过的一个村，四面相据只有3、4华里，最近仅有半华里的村庄，都有敌人的炮楼。还曾住过有敌人炮楼的村庄。当时在冀中坚持斗争的所有干部，都是处于这种情况。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固然牺牲了不少干部（群众牺牲的更多），但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坚持对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呢？就是依靠地洞，依靠堡垒户，依靠群众。地洞必须挖在如果被敌人发现而不怕敌人烧房、杀头的群众或干部家里。这样的地洞，就成为我们藉以隐蔽的地下“堡垒”。更为重要的是，挖有地洞的户，是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掩护干部的，这是最坚强的群众“堡垒”，即毛主席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堡垒户”是有这样的双重含义的。那个年代，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那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在本书中有一首诗写道：“……群众是水我是鱼。我若疏忽脱离水，立即遭擒成死鱼。”这是事实，而不是艺术的夸张。

地洞，由简单到复杂，在敌人破坏、我们反破坏的过程中逐步发展，逐步完善，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实用。但是，地洞再好，如果没有堡垒户的英勇机智，不怕流血牺牲，舍命掩护，干部仍难以生存，坚持斗争。这在很多文章中都有很详细生动的介绍。后来又由地洞发展为地道，进行地道战，仍然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这在电影里大家都看到了。因此，本书着重介绍地洞和堡垒户，对地道和地道战介绍得很少。

用地图把冀中当时的复杂形势描绘出来，比较困难。这里只采用了七分区和之光、清苑两县敌人点碉沟路的形势图。

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还提到，当时除了依靠地洞、地道和堡垒户外，我们党还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很多村子里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又有一整套深入的敌伪军工作。这都是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些，本书中也没有专作详细介绍。

为了编这本书，我打印了很简短的约稿信，分别寄给几十位老同志。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有的还身体不大好，仍以极大的热情赶写文章，很快陆续寄来。有些老同志，还写信或打电话找其他老战友，帮我组织文章。对这些积极支持我完成这项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有的还是老领导，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祝你们健康长寿。

本想以此书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但由于自己因病住院，耽误了一些时间。对于一些年老体弱，甚至带病写文章的老同志，也不宜催得太紧。所以此书的出版没能赶上那个伟大的节日。不过我想，不会因此降低近百位老革命集体创作的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目录怎样编排，颇费斟酌。想把内容相近的文章编在一起，但很多文章难以分类。至于文章的前后排列，就更难了。后来我想，多数读者不会从第一篇开始，依次读下去。也不会认为

前边的文章就比后边的重要。因此就只是大体安排了一下。不妥之处，请老朋友们原谅。

杜 敬

1995 年 9 月 26 日

冀中地洞的发祥地

——蠡县开展地道斗争的回忆

王 夫

蠡县从挖简单的地洞，到越来越完善，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对敌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发展的。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一 从交通战开始

1938 年末、1939 年初，日寇先后侵占了冀中的所有县城。接着又侵占了各较大的市镇和交通要冲，安据点，修公路，敌人的汽车通行无阻。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我们的干部、群众与敌展开了交通战，破坏敌人强迫群众修的公路，使敌人的汽车不能通行。后来敌人用武装镇压，强迫群众重修。但白天修了，晚上又破坏。这样反复了几次，敌人露出了狰狞面目，纠集了蠡县城内、博野城内、清苑县张登、蠡县大百尺等据点的 1800 多人，包围合击积极破路的村庄。最后抓住了七八十个青壮年，锁在一个小学的课堂内，隔着窗子和门缝向里边喷洒毒瓦斯。有些人捣毁窗子和门板，拼命往外冲，有的在逃跑中被敌人刺死，有的受了伤，50 多人被毒死。第二天，敌人又使用同一手段对付另一个村庄的群众，毒死了 30 多人。群众拼命同敌人干了起来，有的用石头砸敌

人的头，有的夺敌人的枪，就这样冲出了一些人，有的中毒以后滚在地上吃雪解毒。

二 最初的形式是村外的洞

两次惨案以后，公路附近的群众有些恐慌，有的就逃到离公路较远的亲戚家住。这时县委指示区、村干部，要坚持阵地，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但由于敌人经常是夜里或拂晓包围村庄，干部、群众在家里睡觉有危险。这时，蠡县一区的村级党员干部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村外树林里，或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老坟地里，总之是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挖一丈多深的斜形洞，里边铺些柴草。到晚上披件破衣服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再回村坚持工作。

为了恢复遭到敌人破坏的一区的工作，县委决定，由县级各机关团体合组一个工作团，到一区指导和协助村干部工作，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工作团白天在村里活动，晚上便跟随区、村干部分头到野外洞里住宿。

参加一区工作团的县级干部完成任务回县后，便把新学到的两条经验传给大家：一是吃雪可以解毒，一是在野外挖洞。

三 由野外到村里

因为那时还是冬季，干部在洞里住一夜后，早晨洞口便向外冒水蒸气，又因敌特内奸经常侦查，慢慢地就发现了野外的地洞，有些干部因此被捕，以至牺牲。野外的地洞不能继续使用了，便转移到村里。这时，蠡县其他接近敌人点线的区村干部们，先后也这样试着做了。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转变过程。

一区某村的一个干部，1939年春夏之交，似乎夜间开会很多，

常常整夜不回家，天亮时才回来。家里人有些怀疑，尤其是他妻子，以为他在外边有了情人。问他为什么老在外边住，他总是用“开会”来搪塞。家里人不相信，并常常为此争吵。一天晚上，他又要去住宿，妻子悄悄跟在后边，跟到他家后边一个闲院里，该同志向四面张望了一下，便钻进草棚里。其妻靠近草棚侧耳细听，只听得棚里哗哗地柴草响，几分钟后便悄然无声了。她轻轻地推开草棚门看，黑洞洞地什么也看不清。点起火柴一照，杂乱的农具和柴草还是原封未动地放着，却不见丈夫哪里去了。她喊了几声也没人应，慌忙跑回家去告知婆母和小姑。三人惊奇地来到草棚，用木棍再三翻动柴草，搬弄农具杂物，仍没动静，最后其母说：“咱们今天不找他了，明天他总要出来的。咱把草棚门锁住，天亮前在门口等他，不说清楚不让他出来。”第二天，东方发白了，婆媳和小姑来到草棚前听分晓。不一会儿，柴草又响，该同志走出来见门倒锁着，大吃一惊。其母责问道：“你秃小子到哪过夜去了？快说！不然不让你出来，不让你吃饭。”这时他觉得这洞的秘密保不住了，才说了实话：草棚地底下有他个人使用的秘密洞，怕告诉了她们无意中暴露出去。

在村里挖地洞，经过秘密传播，后来就逐渐普及到蠡县各区村干部、党员和群众当中去了。

四 由区村干部到广大群众

由于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逐渐增多，“扫荡”、“围剿”也更频繁，不仅区村干部需要隐蔽，群众被敌人抓住也要受尽折磨，甚至被打死。逃出村去的，忍饥受渴，冬天还要受冻，有些老弱病残的人也有因此致死的。所以，开始是干部家属、亲友也挖起洞来，后来群众也逐渐跟着挖起来。开始有些人不懂得保密，甚至把鸡犬也放进洞里，这样就很容易被敌人发觉。从此，敌人每次

到村就搜寻地洞，抓捕干部，抢掠物资。这就是敌人所谓“剔抉战术”。这时，一旦洞口被敌人发现，洞里的人就无法逃脱。因此，只有一个洞口的地洞就几乎失去了作用。

五 地洞由一个口到多口，院院相通

1940年秋末冬初，县委指示各区，为了准备对付敌人的冬季“扫荡”，要找具备一定条件的村庄，如党的基础好，党支部坚强，群众觉悟高，目标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等，并选择偏僻院落，挖多口的秘密地洞。如有一个口被敌人发现，可从另一个口跑出去。一个洞口在这家，一个洞口在那家，这样就逐渐把各家连结起来。与此同时，在地上各家之间也开个通口，形成院院相通。通口留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再加以伪装，生人很难发现，熟人则可很快通过。这是因为常被敌人包围，有些人跑不出去，吃了苦头，才想出的办法。从此，如果敌人从南街进村，南街的群众便可从地洞内或院院相通的通口到北街或西街出去。如各街口同时都有敌人，群众还可从不是街口的地方冲出去。如1941年春，蠡县中孟尝村的南面3华里，便是李岗敌人据点，经常受到敌人骚扰。一次敌人从南街进村了，游击组急忙拉出村来。有两个女青年抗先队员（青年抗日先锋队，是青年武装组织，简称“青抗先”或“抗先”）没来得及跑出去，便钻进一家宅院，上房埋伏起来。敌人到村口时，她俩便扔手榴弹，炸死两个敌人。当敌人要包围房子时，她俩便房串房、院串院地跑了。敌人正要进村搜索，村外的游击组又在敌人背后开了枪。敌人莫名其妙，惊慌地逃回据点。此后，敌人很长时间不敢到孟尝村来扰乱。后来敌人又改变了花样，出了据点先转到东边去，使我们的监视哨误以为敌人不来该村了，使群众麻痹，而后又突然转回，进村抓人，抢东西。敌人扰乱我们的花样逐渐多起来，我们的地洞和其他斗争方式的结合

也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有了多洞口，可以这口进那口出，还可转到另一个院钻另一个洞，敌人抓干部就比较困难了。一次，有一个村的武委会主任被敌人捉住了，敌人向他要枪。他说：“枪是有，没带着，放在洞里了。”敌人让他去拿，又怕他跑了，于是把他的手捆起来。到洞口时，他说这个洞深，要敌人多松些绳子，敌人照办了。他进洞后解开绳子，从另一个洞口跑了。敌人拉绳时，是空绳，只好向洞里打了两枪，滚蛋了。

敌特工作越来越深入，我们这一套慢慢又被敌人搞清楚了。敌人为了克服兵员少的弱点，进村只包围有地洞的几个宅子或一个村的某一个角落。1940年秋后，有一次蠡县县长董志坚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住在刘铭庄，特务发现后报告了敌人。敌人一早就来了，只包围了董住的那个角落。董没来得及跑到别的院，便与敌人交火了，最后，董志坚同志和他的警卫员都牺牲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洞口虽多，但洞身短的地洞，又需要做新的改进了。

六 雏形地道和连环洞

多口地洞和院院相通，还会被敌人破坏，我们又搞成由东街到西街、由村里到村外的短距离小地道。当敌人包围村里一个角落时，我们便可到另一条地道或另一个地洞隐蔽起来，也可通过地道出村。同时还搞了多层的连环洞，即洞底下或洞的另一侧还有洞口和两个以上的洞层。如第一层被敌人发觉破坏了，可把第二层的洞口塞死，或事前就塞死，同时也就不怕敌人向第一层洞里放毒气了。为防备敌人向洞里灌水，就利用高低不平的地势，把第二层或第三层挖在比地面高的地下。敌人灌水时，等不到二、三层有水，第一层的水就会涨出来，或通过另一个泄水处流到洼地去，或流回井里，或流到水池内。在洞与洞之间，挖到还隔一层

土，暂不打通，等敌人破坏到身边时，再用小刀之类的铁器打通，以便从另一段地道脱险。还有计划地造些假洞，设在与真洞相背的地方，以迷惑敌人。因敌人知道村中有地洞，如抓住人了逼着找洞，就可把敌人引向假洞，我们趁机转移。如蠡县鲍墟村的村长郝振海家有地洞，而且正住着两位地委负责同志。敌人发现了这个地洞，破坏了，我们的两位同志就打通另一层转移了。

七 村通村的地道

1940年，青纱帐一倒，又是敌人“扫荡”频繁的时候，群众便自动搞出了村通村的地道。开始是在相离二、三里的村庄之间挖通，后来很快就普及到多数村庄。县委认为地道不仅可以隐蔽、防御，还可以用来进攻，主动打击敌人。这时又想到了旧小说上一些地道翻板和用暗器伤人等办法，还设想了一些利用地道进攻敌人的方法。这样，地道斗争就由防御转为进攻了。县委随即又向其他几个区分委介绍了这一斗争经验。同时决定，如果敌人到村，党员干部和民兵们，要先掩护老弱妇孺脱离危险后，再设下埋伏打击敌人，打击敌人后才能转移。地道、地洞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形式就发展起来了。

八 地道与武装斗争的进一步结合

由于平时各村都有连环监视哨，又有敌伪军活动的准确情报，所以敌人出发之前或出来后，我们一般早就知道了。自从县委向各区分委部署之后，村游击组、青抗先等，每当敌人包围之前，就先把群众特别是老弱妇孺，照顾着钻洞跑了，然后埋伏在路口或房上等容易打伏击的地方，待敌人非常接近的时候，一阵手榴弹或独搬枪，便把敌人打得惊慌失措了。当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游